

Globethics Repository



德性思想的新维度 [A New Dimension of Virtue Thinking]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龚, 群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6 04:34:1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319

龚群：德性思想的新维度——评麦金太尔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

龚群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是为我国学术界所熟知的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他的几部著作都已经译成或即将译成中文出版。麦金太尔早年是个马克思主义者。1981年出版的《德性之后》(After Virtue) [1] 标志着他成为一个共同体主义者的旗手。麦金太尔在20世纪的重要影响是从他的《德性之后》开始的,虽然其早年的《伦理学简史》已经使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麦金太尔近期推出他的重要新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Virtue),使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思想家在遵循自己的思想路线进行不倦探索的努力。本书的基本思想立足于人的动物性存在的基本状态——人的脆弱性与人的依赖性。其主要论点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只是人的生命的某些阶段,由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以及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无能(还有那些终生因生理原因而残疾者),人在相

(《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 当多的生命时间里是依赖性的存在者。因此,非算计性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普遍性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人既需要独立性的德性,也需要依赖性的德性。在麦金太尔看来,人类的各种地方性共同体,家庭、邻里、工作场合、各种行业性的协会、地方教会等,都内在地具有这样一种基本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它们的存在都以人们的相互性的给予和接受的德性来维持。或者说,所有地方性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人的生命的脆弱和无能性为背景的,并且内在地具有这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着依赖性的德性和独立性德性共同起作用才能维持下去的。以一部专著形式从人类的生物学本体意义上论证人类需要德性,这在当代伦理学领域里是不多见的。从麦金太尔的理解来看,我们的脆弱与不幸,我们的依赖性程度,本来应当置于理论思考的中心,但实际上,正如他所指出的:“西方道德哲学的历史表明的是另一种情形。从柏拉图到摩尔,除了极少数例外,通常是偶然考虑到人的脆弱性和痛苦。”[2] 因此,从这样一种人的本体存在来讨论道德哲学,麦金太尔具有开先性的理论地位。他的工作本身包含着潜在而巨大的理论探求前景。

本书从人类的生物学存在意义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和德性论,把当代的共同体主义理论探讨推进到了一个新境地。麦金太尔在序言中指出,他在《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一个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意义上的德性理论和共同体理论。但是,他在那时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的生物学。不过,麦金太尔在此书中并非仅仅是复述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的生物学。亚里士多德的与伦理学和政治学相关联的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生物学的前提,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谈到的亚里士多德对理智(phronesis)的看法。况且,麦金太尔也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动物性的遗忘。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只是从自然演进的意义,首先承认人与动物的生理一致;而在政治学的中心领域,则不是从人的动物性来考虑的。在麦金太尔这里,人的生命的脆弱性以及依赖性,即人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特点,则是具有中心意义的本体。可以说,麦金太尔在人的生物性本体意义上提出的依赖性德性与独立性德性,是他长期以来对德性传统思考的一个结果。

麦金太尔原有的德性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意义上,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德性传统的意义上重新阐发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指出,德性是一种

获得性品质，是一种在共同体成员对共同善的共同追求中的不可或缺性的品质，是与人的好生活内在相关的品质。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德性论，是一种存活于一千多年的道德生活中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它自己的经典文本和权威诠释者，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要回应的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境遇。一种传统总有它自身的解释系统和话语系统，一种传统的存活也总是成功地回应了对它的挑战。基于这样一种思想，麦金太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在《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中，在讨论不同的道德传统相遇的问题时，都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不同的道德传统是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ility)。如他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中译本序言”中说：“某种特殊的探究传统在其发展的某一特殊阶段与处于自身发展之特殊阶段的另一特殊探究传统遭遇，而这时候，两种特殊的探究传统又确实没有共享任何足以解决它们在某争论背景中之分歧的共同标准，在这类情况下，此种无公度性现象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3]《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的基本论点是，百科全书派、尼采主义的谱系学和托马斯主义传统(即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三者的冲突至今没有解决，它们在基本立场观点上是不可公度的。麦金太尔认为，这就是当代西方的文化处境。在涉及到东西方的道德文化传统的相遇问题上，麦金太尔仍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传统与儒家的德性传统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他认为：“两套体系间无论在内容还是在程度上的诸多相似之处，都无法推翻一个结论：在这两套体系之外及二者之间的中立立场上，我们委实不可能在其对立的主张间希望找到可以诉求的进行裁决的共享标准和尺度。”[4]麦金太尔提出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他的传统观。

当然，麦金太尔并没有完全否定不同德性传统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他说：“学会按照对立传统的规范和标准来说话、思维和行动，远不同于学会如何把该传统的陌生语言翻译成自己传统的语言。因为，对对立传统之不同语言的理解，部分地可能使人们能够认识究竟是什么使得一种语言可以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然而，无法被翻译的语言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在某些情景中，人类能够寻找到从各种不仅与他们自己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且也与他们自己的断然不容的观点出发，来理解社会界和自然界的必要的想象资源、理解资源和意志资源……只有在这样一个阶段，随着各种对立传统的信奉者努力向对方学习他们一直不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学到的东西——哲学的、理智的、道德和科学的东西，他们之间的真正富于探索性的对话才可能出现。”[5]这样，难以料理的无公度性也许会转化成为一定程度的可公度性。我们发现，不同德性传统之间的对话与相容性的问题，一直是麦金太尔在提出共同体主义的德性论后思考的一个重心。实际上，仅从不同文化传统的相遇上，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文化与文化的相遇仅是一个交往性的问题，在交往层面上，形成某种德性的共识并非没有可能。但是，由于不同的德性传统有着不同的内在资源，这些资源也许互不相容。因此，从麦金太尔的德性传统观来看，还是存在内在冲突的可能。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诉诸人类存在的生物本体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任何文化以及德性传统都需面对的问题：人的生命的脆弱性以及依赖性。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发现了一个人类德性共同性的真正支撑点，为从理论上打通不同文化传统意义的德性确立了一个牢固的哲学基础。就他本人而言，也意味着他对于德性传统的对话有了一种结论性的思考。

同时我们看到，麦金太尔在人的生命脆弱性与依赖性意义上提出的德性论，是一个新质的德性论。这一德性论不是从传统出发，虽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思想资源；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这样一种角度来探讨德性，生活给予他的思考比哲学更多。他不是立足于传统和哲学文化，而是立足于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建构。在麦金太尔这里，德性同样是一种获得性品质，是与人的好生活内在相联的。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太尔仍然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者。但他对德性的功能有了新的看法，即德性是人们共同抵御生命的脆弱性和无能(disability)的精神纽带，是扶持人们共同支撑生命存在的社会力量源泉。这样，他就给予了共同体和德性新的意义和理解。

不过，我们看到，麦金太尔在本书中提出的这个承认依赖性德性与独立性德性相互关联模式的意义远非如此。他揭示了为我们长期所忽略的问题：人的生存的依赖性问题。生命的脆弱性、生存的依赖性使得人类的共处只有在有德性的状态下才可得到兴旺与昌盛。没有他人的

给予，任何人不可能渡过需要依赖性的时期。人类作为地球上的生命，要渡过漫长的依赖期，要抵御任何随之而来的、不可预测的灾难，不可没有他人的相助。这种给予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生存的任何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德性是生命的支柱，是人类生存的维系力量。这也就是麦金太尔在本书中向我们揭示的生存的真理。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没有这种真理的照耀。

注释

[1] *After Virtue* 是麦金太尔的一部重要著作的书名。关于此名，作者总是告诉人们有两重含义，即德性之后和追寻德性。因为中文没有这种双关性的表达，故我们将其译为“德性之后”。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该书第一章以及后面关于现代的讨论中领会到作者的此种用心。当然，此书追寻了自荷马至中世纪的德性传统。追寻这一传统的用意也是双重的，即表明我们处在这一传统之后，同时表明了作者回归传统的用意。

[2]

Alasdair Mac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Virtue*,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1.

[3] [5]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页；第3页。

[4] 麦金太尔：《不可公度性、真理和儒家及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关于德性的对话》，《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

来源：哲学动态

/